

城市印象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住在牛行街的奶奶发现了商机——很多从叶县、南阳、周口等地来做牲畜交易的人，风尘仆仆地赶到牛行街。那个年代条件艰苦，赶路全靠腿，来交易的人有的要走上几天几夜，到了牛行街后的洗漱就成了问题。于是，奶奶开始早上卖洗脸水，白天和晚上卖茶水。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公鸡刚开始打鸣，父亲和姑姑就要起床了，因为奶奶早已烧好了开水，倒在几个洗脸盆里。父亲和姑姑端着水走到家对面的牛行，给来交易的人提供热水，让他们洗去一路风尘。

奶奶说，我家邻居在街口卖瓜子。经济条件好的或是刚成交了满意价格的交易人心下高兴，往往会来买瓜子。当时装瓜子的工具是用报纸或废书本纸卷成漏斗状。奶奶讲这些事时还曾教我如何折，很

■孙幸福

受降路西段老窑坑附近有条连接受降路与老街的南北窄路，叫东安街。新中国成立前，东安街南端靠近老街处宽阔的场地上，用竹竿和席子搭着棚子，叫东安书场。

书场东边、老街南斜对面是中华大舞台和中华大戏院，漯河周边的知名戏班子竞相到这里参加演出。书场周围的店铺和摊点大多经营戏曲专用的东西，如戏衣、头盔、髯口、道具和笙、箫、唢呐、锣鼓等。书场往西南行几百米，便是全国几大牲畜交易市场之一的牛行街，每天买卖牲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夯”，那是建房造屋前用于打地基的物件。“夯”大都由石头做成，所以又称石夯。虽然也有铁铸的“夯”，但不多见。打夯时，你总能看到石夯伴着号子声被高高抛起再重重落下，循环往复，将房屋地基夯个平平整实。

那时，盖房子对农村人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多在初春或者秋忙之后进行。一来那时农活较少、泥瓦匠好找，二来雨少天干、便于盖房。盖房的首要环节就是打夯建地基，关系到房屋能否历经久年。所以，盖房子都必须把地基夯实。

房子动工的当天，主人家会把技术水平较高的泥瓦匠请去，根据宅基地大小设计出应建的房间，并在那些房间的四角和交界处各钉上一根木楔，木楔与木楔之间拉一条细线，再顺着细线撒上白灰。之后，就顺着白灰显示的位置，用铁锹挖出一米来宽、半米深浅的地槽，这就是拟盖

■魏军涛

我这大半生，走过直路、弯路、岔路、绝路，迷途的路、平顺的路、坎坷的路。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但马鹿路的风景区我最熟悉、最难忘，如一道绿色的屏障，清新、美丽、温馨；如村里絮叨故事的白胡子老人，睿智、深沉、安详。

马鹿路从我们村穿过，东西横贯几十里。它是乡村交通要道，连接了舞阳县与叶县的许多村庄，我们家乡的这一段被叫作“马鹿路”。

小时候，我傻傻地认为：马路旁边的路，当然得叫“马旁路”。其实是这段路从马村到鹿店村，简称“马鹿路”。全镇只有通过马村的省道是柏油马路，别的路都是土路。但我在心里暗暗地骄傲，因为大多数土路中，只有马鹿路也带“马”字，觉得马鹿路算是半条马路了。

在我们小孩子眼里，马鹿路是附近三乡五里最宽、最长的路了，路两旁的树也最高。蓝天下，马鹿路一直延伸到天边，在广阔的田野里，就像一道界限分明的“绿岭”。马鹿路从我们村子穿过，我们就以为属于我们村了。再看那些挨不着马鹿路的村，就觉得可怜兮兮，我们村的人就显得神气，好似高人一头，心里头有点得意。而那些偏僻村落就觉得“荒”，孩子就显得“野”。不过，后来我到了马村，见到了真正的大马路，不由自主就惭形秽、矮一头了。

马鹿路虽然是条大路，但与别的土路一样土气，晴天硬邦邦，刮风土飞扬，下雨泥坑塘。晴天路响的时候，大路上有很多过路的。赶马车的人“啪啪”甩着鞭子，马雄赳赳地抖着臀，绷着肩上的肌腱，扑棱着红鬃毛，马蹄踏响，路上留下

有趣。

当时牛行街上经常过很多货车，整天轰轰隆隆的，既不安全，又很嘈杂。记得有一年，大姑从周口来我家走亲戚，晚上一夜未眠。她说车辆轰隆的声音让她怎么也睡不着。

我出生在牛行街，这条街有我太多儿时的回忆。

“没事别上牛行街”“早天三尺土，下雨一尺泥”——这曾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牛行街路况不好的真实写照。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只要雨下得大一点儿，家门口便成了河。小小的我会搬把椅子，坐在高高的台阶上看着裤腿卷到大腿根走路的人和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隔壁爷爷姓刘名振邦，是牛行街的传奇人物。每天天不亮，隔着一一条窄窄的过道，我能听到他要棍的声音。好奇的我总喜欢爬到墙头去看——那一根长长的木棍

口的人熙熙攘攘；向北走几百米，便是沙河的几大码头，船只桅杆林立。来往的行商、开店的老板、卖吃卖喝的摊主以及船工、搬运工皆在此盘桓，老街一带可谓繁华，称得上是“中原小上海”。

既然叫书场，当然以说书为主。东安书场内各自搭成的席棚，分别表演大鼓书、坠子书和评书等，说的书是岳家军、杨家将、呼家将等。其中说得最好的，是家住新华街回民巷的杨子仁。他讲的《隋唐演义》很是精彩，每讲到高潮处，总会赢得阵阵喝彩。

东安书场最大的特点是有钱无钱都可

打夯那些事儿

房子的地基处。接着，就要在地基处打夯了，这可是盖房子的重头戏。

过去，村里有人盖房子时，左邻右舍的人都会来帮忙。尤其是打夯那天，街坊邻居会放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前往盖房子的人家帮忙。年轻的，抬夯、打夯；年长的，助威、铲土。有时来的人很多，经常是一帮人打夯，一帮人在旁边等待，轮流上岗。

打夯是要合理分工的。一般是两人扶夯，四人或六人握绳抬夯。扶夯的两个人中，一人是专管夯的方向和落点，叫引夯人；另一人的主要任务是喊号子。喊号人是打夯的关键人物，被称作夯头。之所以说他是关键人物，是因为打夯时的号子就是号令。当时，民间还有打夯不喊号子是打“哑巴夯”一说。老辈人说，要是打“哑巴夯”，抬夯人会憋伤身子，非得吼几声才可呢！尤其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那就更需要大声吼一番。

打夯一旦开始，夯头会深吸一口气，扬起脖子喊：“老少爷们哪。”接着，握绳

一个个新月形的蹄印。犁了地回家的耕牛，拉着装载有犁耙的“拖车”——没有轮子，只有两道铁撬子，不慌不忙地走着。牛蹄“嘎嗒嘎嗒”踏着地面，拓下一个个符号；滑行的铁撬子后面拉出两道金属光泽的明痕。放羊人赶着一群羊，远远地到了跟前，羊抬起脑袋“咩咩”地叫着，把路堵了大半，留下一串串黑黑的羊屎蛋儿。

阴雨天，马鹿路上泥泞得没法走了。偶尔有过路的行人提着两只泥鞋、挽着裤腿，小心翼翼地走在路边树杪儿里找下脚的地方。村里这段路有被过往行人、牛马与马车轱辘碾磨出的“大路沟”，在雨后积一洼尺把深的泥浆，过往的马车常常陷到里边。

农忙的时候，马鹿路很热闹。早上，空气凉凉的，车辙里的尘土也安生着。下地的农人扛着农具，互相打着招呼，牵着牛羊，拉着架子车，各种声响在大路上碰撞。傍晚收工回来，夕阳里，路边的树像一个个火把，人、牛、马的影子映着红霞，融入了大路。

农闲的时候，马鹿路又很幽静、寂寞，睡着了一般。我常常独自站在村口，远远地张望。大路向前延伸，一直到遥远的天际，浓缩成一个模糊的点，我就发起呆来。站在大路上，心底会萌生一个朦胧的希望，希望能从这条路一直走到看不到的天外去。路的尽头处，一个小小的、好像没有移动的、如火柴头一样的模糊人影，在隐隐约约地晃。风粗粝地摩挲着脸，我茫茫然地期待、困惑、失落，心中泛起无限惆怅与忧伤，苍凉与寂寞如海一样把我笼罩。

这条路，爷爷小时候逃难时走过；这

被他要得虎虎生风。听父亲说，振邦爷爷的儿女也每天练功，他还收了很多徒弟。后来，我读武侠小说时每每看到绿林好汉的字眼时，眼前就会浮现出振邦爷爷耍棍的样子。

牛行街的豆腐店是蔬菜公司的下属单位。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店里的豆腐、豆芽等经常馋得我和小伙伴直流口水。豆腐店的院子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捉迷藏、摘野花、打羽毛球……因为这里不过车、人也少，所以很安全。

曾经的牛行街小学也是附近孩子的好去处。我们经常在校园里跳沙坑、玩双杠、赛跑，玩得不亦乐乎。在校园里的某个安静角落，我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或拿《故事会》《微型小说》《读者》，或拿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来读。我最喜欢爬上操场高高的云梯，看书，也看云。书中的搞笑情节让我哈哈大笑，书中的爱恨情仇

以来听书。进棚没有门票，听书人可以自由出入。说书人讲到关键处，会拍惊堂木说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时，收钱的伙计便端着盘子过来了，请听书人打赏，一分二分不嫌少，一毛两毛不嫌多，若真没有钱，不掏也没事，权当捧个人场儿。当红的书棚日夜不关，爱听书的人饿着肚子也要待在棚里听书。

除了说书的，东安书场还有耍把戏卖艺、吞宝剑火球的，有走街串巷耍嘴皮子卖膏药和大力丸的，有耍猴的、捏面人的、玩木偶的和卖豌豆糕糖葫芦的……放

抬夯人就齐声应和：“我们来了哟。”

夯头：“咱们夯起来了呦！”随后你再看那些抬夯人，个个筋骨暴突，夯绳紧绷，精神抖擞，声震天地齐声呼应：“都听你的哟。”

“高高抬起呀，稳稳砸下呀！”“稳稳砸下呀，哎嗨哎嗨哟！”“一家盖房呀，大家帮忙呀！”“大家帮忙呀！哎嗨哎嗨哟！”“夯好地基呀！”“夯好地基呀，哎嗨哎嗨哟！”“一定用劲呀！”“一定用劲呀，哎嗨哎嗨哟！”

夯落下的时候，为防止倒歪或砸脚，抬夯人在松手的同时，都会退后一步。就这样一唱一和，节奏鲜明，强音不断，夯高过顶，气势恢宏。随着一阵阵“咚咚”声，石夯准确砸在地基上，夯刃排排，地面震颤。

发现抬夯人用力不均把夯抬歪时，眼观六路的夯头会喊道：“南边歪半夯呀！”大家一听，下一夯就主动往北抬一些。若

让我悲喜交织，天上的云朵变幻让我想象无穷。

我们在牛行街的家临街，坐北朝南，老三间，有独立厨房、两间门面和一个小院。推开大门是影壁墙，墙根有父亲栽种的一片竹子，还有父亲母亲养的花花草草。左手边是养小兔子的笼子，再往前走是父亲的鱼池。鱼池旁边是父亲种的冬青树，被他修成圆球状。冬青树好看的叶子常被我摘下来夹在笔记本里做成标本。小时候，好看的叶子、喜欢的石头，我收集了几大盒，闲时看看，暗自欢喜。紧挨着厨房的枣子成熟时，树枝自在伸展，任谁路过都会摘个红枣、夸两句，再脆生生吃下，甘甜立马盈满心头。

成年后，行走于人世間，每每遇到挫折我都会回想起关于牛行街的一切。它让我知道自己的来处，也让我知道自己的归处。

“洋片”的摊子最受人欢迎——一个用黑布罩住的木箱子，把几十幅画片左右拉动，看的人从凸透镜中看放大的画面。因为画片大多是西洋画，故称“洋片”。

公私合营时，这些说书人被合成了一个说唱团，后又与中华大舞台和中华大戏院的演员合在一起成立了漯河市豫剧团，并在受降路东头靠近火车站和汽车站的地方盖了当时很漂亮的大剧院。中华大舞台成了工人文化宫，中华大戏院成了老街百货大楼。没有了说书的，那些杂耍游戏也随着破“四旧”消失了，东安书场也成为当时漯河最大的菜市场。

该拐弯时，夯头会喊道：“大家往东砸呀！”随着一声“哎嗨哎嗨哟”，抬夯人自然就会向东拐了。若见哪个人有点小偷懒，一声“某某要使劲呀”，点到为止，偷懒的人马上就会用力抬夯。

等到抬夯人的劲儿头彻底拧一块儿了，夯头还会不断变换号子的内容。有时是欢乐号子，如放声高歌；有时是较劲号子，像电闪雷鸣。无论是哪种号子，都能让喊者动情、听者奋进，就连轮班歇息的人也会支起耳朵倾听。

更让人难忘的是打夯竞赛的场面。那一般是主家盖房子面积比较大，为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就需要几架石夯同时砸地基。一架石夯可以不紧不慢由着性子砸，而几架石夯同时砸地基时，就有点儿竞赛的意味了。远远望去，几十个人、几架大石夯，分别组成不同的夯队，由不同的夯头带着，很是威武雄壮。随着各队的夯头一声大喊，再听那此起彼伏的打夯号子，好似大海中的怒涛一样，穿透狭窄的街巷，滚向空旷的田野……



油画 回家的路

左国顺 作

条路，年轻的父亲去平顶山拉煤时走过；这条路，我在镇上读中学时走过。

到镇上读书时，第一次走在真正的柏油马路上，我瞪大眼睛稀奇地看着黑黝黝的路面，想看清它到底与马鹿路有什么不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城，走在柏油马路上，为了安全、平稳，父亲总是把自行车骑在柏油路边。我便很着急，不停地提醒父亲骑上柏油路面，觉得那样的车轮子像是沾了洋气，而脱了土气。

初中毕业后，我去了更远的城市上

学、工作，走过更宽的路、更长的路、更漂亮的柏油马路。走过的柏油马路多了，模糊中就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城市人，但走了一天坚硬的柏油马路，脱下沉重的皮鞋、躺在床上沉思时，才明白自己骨子里永远是那个光脚丫踩土路的农村娃。

一年一年在马鹿路上走，走过多少遍我数不清了。马鹿路，有时觉得很近，有时觉得很远，有时觉得很短，有时觉得很长。岁月荏苒，脚步匆匆，曾经有个少年，一步一步在马鹿路上走着……

心灵漫笔

落雨天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落雨天，人闲了下来，就摆弄各种吃食，饼子、汤面、南瓜汤、淩豆腐，样样都好吃。

阿春妈做的锅盔和玉米面饼子又香又软。阿双妈妈不爱说话，做的臭豆腐和酱豆特别好吃，我一口气能配着吃两大碗饭。阿娟妈妈会做淩豆腐。她掐来嫩倭瓜头和各种野菜，再把用小石磨磨的豆渣浇上拌匀实，煮熟了，最后再拌上红辣椒、青辣椒炒得喷香，每次我都一口气吃三小碗。

我是个馋嘴且嘴甜的 孩子。每个父母亲不在家的饭点，我一个人在村子里东游西荡，然后被婶子大娘叫到家里吃饭。铜江奶奶做的豆花、老黄盼大娘做的粉条豆腐包子、苗芬大妈做的红薯叶手擀面条……都让我馋涎欲滴。

三奶奶一个人住在河堤边的老宅里，腰弯得像一张弓。她总爱在落雨天蒸馒头——酵子发面，小麦里再掺一点儿玉米面，用那种老式的玉米衣编的笼屉地火蒸。馍蒸好时又松又软，挨着铁锅那一面还有金黄的锅巴，吃到嘴里又脆又香。

落雨天，隔壁场院的韩苍大娘会做倭瓜丝芝麻盐捞面条。把倭瓜切成丝和才擀好的面条一起下锅，煮熟了捞出来用凉水一拔，再浇上捣好的蒜汁芝麻盐，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韩苍大娘总说我是她的亲闺女，做啥好吃的都给我留上一碗——我闺女爱吃呢。韩苍大娘总这么笑呵呵地说。

下雨时，场里的麦草垛边会长出白色的草蘑菇，池塘边的老树上会长出黑木耳，把它们摘下来、洗干净配上鸡蛋炒，好吃得不得了。这些好吃的食物，曾经温暖过我小小的胃和瘦弱的身躯。

如果雨下得不太大，父亲

逐香而行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少年时，我喜欢果香。柑橘、柠檬和葡萄柚的酸甜味，在充斥洗衣粉和肥皂味儿的夏天，水润十足，让人心境开阔，想到操场里充满朝气的白衣少年，想到穿长裙加帆布鞋的娇俏少女，想到无心事的明媚笑容，想到西瓜切开后吃第一勺的口感，像拥有甜蜜充沛的生命。

青年时，我喜欢花香。玫瑰、茉莉和丁香幽香，柔软清甜，像朦朦胧胧的爱情，缕缕萦绕心头。据说爱神使用的箭头是浸过花香的，射到男女心上，让他们难以抗拒爱的魔力。然而所有以某种花香为主基调的香水，基本不可能只使用一种原料，就像从爱情走进婚姻，都不只一种情愫在里面。那些持续且长久的偏爱，皆是因为自身

的闪光。

中年后，我喜欢木香。檀香没有脂粉感，孤傲清冷又有令人着迷的深邃沉稳。书中说檀香木生长缓慢，需三四十一年或更久才成熟；沉香香是被真菌入侵后在腐朽处凝结油脂，就像偶尔被生活撞伤的我们，从迷茫到沉淀、从转换到绽放，不会马上脱胎换骨，需要一定的时间默默承受、暗自努力。

张杨热烈的夏天，从喧嚷人群中穿行，忽有暗香浮动，别致婉转，清新喜人。我忍不住频频张望，去看擦肩而过的用香人是活力轻盈、不落俗套，还是静谧优雅、暗藏美好。与其说是爱香，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找寻，找一片向往之域、寻一份心的契合。用诗照心，用香水罩身，给自己穿上盔甲，也给自己温柔。

撑一把爱之伞

■刘星延

14年前的一次意外，我的父母痛失爱子，一年后才有了我这个女儿。

振作起来的妈妈走上了关爱失独家庭和青少年防溺水志愿服务之路，尽己所能、想方设法为这些特殊家庭的老人和孩子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妈妈经常和志愿者一起看望失独老人、失亲子女，让他们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每年夏天，妈妈都要拿上厚厚的防溺水宣传页在沙澧河岸边散发。后来，她被评为漯河市“十大感动人物”、省级学雷锋标兵等。

最近几年，妈妈又多了一个“扫黄打非·护苗”义务宣传员的身份，宣传“扫黄打非”知识，教育孩子健康阅读，不看不好的书籍、培养读书好习惯，引导他们远离网吧、不浏览不健康的网页网站。在妈妈的影响和带动下，我对“扫黄打非”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扫黄打非”也走进了我们的校园和社区，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墙、撑起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让我们像花园里的小苗一样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